

楔子 初相遇

若經歷過一世，再次回到孩提時候，可以想像日子有多無聊，該讀的書讀過了，該練的字練過了，即使沒讀過沒練過，自己的學習能力也比別人高一等，在周遭人眼中，自己堪稱天才，不過還好，不喜歡的事物她就是學不來，教她這個天才有了嚴重的瑕疵，終於像個正常人。

總之，除了習醫，爹娘由著她自由成長，於是她養成了一個嗜好——看美男。

「小寧丫，妳已經十歲了，這樣不妥吧。」蘇明澤邊蹲下身子邊嘀咕。

妹妹自幼聰慧，心地、性子皆是極好，人見人愛，唯獨有這麼一個難以啟齒的怪嗜好，真不知是哪兒出了差錯。

「三哥哥，我只是看幾眼，又不是幹什麼壞事。」蘇映寧舉腳踩上蘇明澤寬厚的肩膀，再甩出她特製的勾繩，握緊，免得自個兒摔下來，等著哥哥站直身子，她就可以攀上牆垣。

這不能說是壞事，但也不是好事，這會兒蘇明澤只能期許妹妹不要見了美色就忘了分寸，別教人家逮個正著，否則就真的太丟臉了！

「妳如何得知這兒昨日入住幾位俊公子？」

「他們昨日入住時，春嬸子正好瞧見了。」

蘇明澤實在很無言，春嬸子的家與他們蘇家隔了好幾條街，居然也曉得妹妹喜歡看美男這事兒……小寧丫的「好色」之名究竟傳了多遠？

蘇映寧完全感受不到蘇明澤的惆悵，一雙幽黑晶亮的眼睛忙碌的梭巡目標物，不過片刻她就找著了。

哇！真的是美男子！無論中年大叔，還是小鮮肉，全是美男，而且各有各的美，陽剛、冷傲、溫文、率性……這真是一幅美男圖啊！

「小寧丫，瞧見了沒？」

「我手癢了。」蘇映寧看見某人袒露的胸膛，兩眼瞪得好大，長相看起來明明是個文弱的書生，沒想到肌肉如此養眼，見此美景，若不能留下來，豈不是可惜？

「妳別亂來，趕緊下來。」蘇明澤受不了的提醒道。

「我再瞧一眼就好了。」蘇映寧恨不得撲過去瞧個仔細。

「妳給我下來！」蘇明澤的語氣加重了一分。

「好吧……」話落，蘇映寧的身子就僵住了，她偷看美男的次數多到數不清，可是未曾如此倒楣，這種時候該如何是好？她念頭一轉，本能的舉起右手，對著站在前方抬頭仰視的男子打招呼，「嗨！」

蘇明澤頓時一僵，不會吧，真是怕什麼來什麼。

「小姑娘這是幹啥？」雲靳笑得一臉牲畜無害的樣子。

蘇映寧不由得起雞皮疙瘩，這個男人是變色龍嗎？剛剛還是開在冰天雪地的寒梅，又冷又傲，這會兒怎麼成了春日的桃花？

「春嬸子說這兒出現成串的美男子，一個賽一個，我好奇唄，過來瞧瞧春嬸子有沒有胡說，春嬸子就喜歡誇大，我還沒見過燕陽城有美男子，更別說蹦出一串來！」蘇映寧轉眼成了傻妞，眨巴著眼睛，看起來又呆又萌。

一串？雲靳的臉微微一僵，若非對方是個小丫頭，他會以為她在跟他耍心眼。

「大哥哥真是美若天仙，月宮的嫦娥姊姊都不及你一分。」蘇映寧滿是崇拜。有人哈哈大笑道：「這個小丫頭真是太識貨了！」

雲靳冷眼一掃，笑聲頓時止住。

「妳見過月宮的嫦娥？」

他的聲音輕飄飄的，反倒令人寒毛直豎，可是傻妞感覺不到危險，繼續天真無邪的說著話兒。

「見過啊！嫦娥姊姊喜歡跑到上元節的花燈上。」

雲靳突然有一種拳頭打在棉花上的感覺，上元節的花燈確實很喜歡畫嫦娥，不過，沒有人相信那是真的嫦娥好嗎！

「大哥哥，我哥哥撐不住了，改日我再來看你。」蘇映寧用腳踩了踩蘇明澤的肩膀，蘇明澤立即蹲下身，蘇映寧趕緊跳下來，拉著真正會犯傻的哥哥走人。

雲靳傻了，這丫頭竟然如此大刺刺的從他面前溜了！

有人忍不住拍手叫好，「了不起，我還沒見過有人可以從阿靳的怒氣下逃走。」

「這是真正的高手。」

「燕陽城不是民風驃悍耿直嗎？怎麼看起來不過才九歲、十歲的丫頭，騙術就如此高明？」

幾人你一句我一句，當老師的只好趕緊出聲總結，讓這個話題告一段落，「好了，夫子一再告誡你們，莫要以貌取人，今日之事是借鏡，務必要謹記在心。」

某人立下誓言，若是教他再遇上了，他不剝了她的皮，也會痛宰一頓。

回到蘇府，蘇明澤兩腿都軟了，靠著院子的棗樹坐下。

蘇映寧在他面前蹲下來，兩眼閃閃發亮，興奮的道：「三哥哥，我又想到一門生意了。」

歷劫歸來，他的魂魄都還沒有歸位，她就已經在撥算盤了，這丫頭是正常人嗎？

蘇明澤有氣無力的看她一眼，「妳不怕嗎？」

「我不是全身而退了嗎？」

「什麼生意？」

「寫真集……不是，是美女美男圖。」

蘇明澤看起來好像被雷劈到了，「這是什麼玩意兒？」

「這個可有意思了，我畫一張，三哥哥送去書鋪子，問問掌櫃的意思，若是我畫成一本冊子，他有沒有興趣賣賣看？」

這丫頭的腦子是如何長的？蘇明澤忍不住潑她冷水，「不會有人買那種玩意兒。」

「不試試如何知道？」

蘇明澤從來拗不過她，只好點頭道：「試試無妨，但妳不要抱太大期待。」

「三哥哥放心，有我在，事成一半。」蘇映寧拍著胸膛道。

蘇明澤懶得跟她爭辯，心裡相信她很快就會認清楚事實，老天爺不會每次都站在她那邊。

第一章 草藥圖書暗藏玄機

「這是從哪兒得來的？」梁子昱讚嘆的看著攤在書案上的草藥圖書，一頁翻過一頁，相鄰的兩頁記錄一味藥材，除了植物原貌，還詳述藥材的形態特徵、功效、食用方法等，圖文並茂，是前所未見的草藥書。

「蕭太醫從燕陽的藥鋪重金買來的。」雲靳明白他的心情，他初次見到此書，也是嘖嘖稱奇，不過最大的震撼在最後頭。

「重金？」

「三百兩。」

雖然此書珍貴，梁子昱還是覺得這個價格有些過了，意有所指的道：「價值不菲。」

「值得。」

梁子昱微挑起眉，這小子很難侍候，想聽他評論一句「值得」可不容易。

「蕭太醫買了一套三冊，此冊價值最高，因為上面有幾味藥材是北境和南境獨有。」

北境是指緊鄰北夏的蒼霧山，而南境是緊鄰南蠻的南嶺，這兩地的藥材格外稀少珍貴，因此有不肖商賈摻了假貨販售，就是大夫也不見得能辨出真偽。

「如此說來，倒是值得，不過，蕭太醫如何捨得將這本草藥圖書給你？」

蕭太醫是北境大軍的隨軍大夫，最大嗜好是蒐集醫書孤本，他願意花銀子買下來的醫書絕不會轉讓，當然，可以請人另外謄抄，但此書極其精緻，應該不是謄抄本。

「我親手謄抄一本，蕭太醫喜歡我的字，便同意將此書轉讓給我。」

「你何時對草藥起了如此大的興致？」

雲靳指著書冊最後一頁右下角的微小記號，乍看之下，看不出這是什麼東西，細細看來，方知這是一朵鳶尾。

「著書之人在書冊留下隱密記號並不多見，但也不稀奇。」

「據聞先皇的容妃最愛此花，但凡她的書畫上必然留下鳶尾作為記號。」

梁子昱頓時明白了，「容妃自幼習醫，所以你認為此書出自容妃之手？」

容妃是寧親王之女，為前朝郡主，當初寧親王與前朝最後一位皇帝爭奪皇位，屢次遭到暗殺，後來他投奔雄霸南方的異姓王梁王，也就是大梁的開國皇帝，還與梁王結親，將女兒嫁給當時還是梁王世子的先皇為側妃。容妃是先皇最寵愛的妃子，但因為身分特殊，無論先皇或大臣皆不允她生孩子，先皇甚至留下遺詔要求她殉葬，可是在殉葬的半路上，容妃逃走了。

這些年來，無論是皇上還是太后，皆派人尋找容妃的下落，偏偏雖傳聞不斷，卻不曾有人親眼見到過容妃。由此可知，傳聞很可能是容妃放出來的假消息，東奔西跑總是落空，久了，尋人一事也就淡了。

「此朵鳶尾與容妃書畫上的鳶尾畫法不同，一為含苞待放，一為盛開，不過同為鳶尾。我不相信巧合，皇上也如此認為，兩朵鳶尾的畫法之所以不同，很可能是為了掩飾身分。」

這一點梁子昱也同意，「皇上想找出容妃？」

「皇上不贊成殉葬，容妃逃了就逃了，皇上並不在意，但據說容妃手上有一筆潑天的財富，乃寧親王為了圖謀大事積攢下來的。別說皇上，只要想圖謀大業之人，不可能不對這筆財富心動，一旦落入有反意之人手中，或者，容妃暗中尋人合作，扶持某位皇子上位，大梁只怕要亂了。」

「容妃手上真有潑天的財富？這會不會是太后的詭計？」梁子昱不太相信的問道。

太后善妒又陰狠，她最恨的人自由自在的活著，她如何甘心？為了讓皇上幫忙找人，當然要耍心眼使出毒計。

「我不知道，但對皇上而言，寧可信其有。」

「這倒也是，無論容妃手上有沒有這筆潑天財富，還是要先找到人。」

「皇上也說了，未找到人之前，全是猜測，皇上可不願意遭人利用。」雲靳說道。在皇上看來，容妃不見得是敵人，但不是親生母親，卻老愛拿孝道壓在他頭上的太后肯定是敵人，換言之，皇上可以跟容妃合作，反倒不可能跟太后合作。

「皇上將此事交給你？」

雲靳點了點頭，「皇上無意為難容妃，只要我悄悄找到容妃，請容妃交出手上的財富。」

「你上哪兒找人？」

「我已經讓成影去了燕陽，只要確定此書的源頭就在那兒，我會立即起程。」

兩眼一亮，梁子昱興匆匆的道：「我跟你一起去燕陽。」

雲靳送上一個斜眼，「我又不是去玩樂。」

「有我掩護，你就不會太惹眼了，這不是更方便你悄悄尋找容妃嗎？」

梁子昱是謹郡王的公子，因為身子不好，又不想礙兄長的眼，自幼便縱情山水，擺出一副與世無爭的姿態，總之，也就是一個不幹正事的人，不過，這只是明面上，他私下幹的事可多著。

雲靳想了想，覺得他說的有道理，便點頭允了。

說她是大夫，絕對沒人相信，哪個大夫會像算命的一樣在市集擺攤？這還不足以說明她的狼狽，免費給人家看病，人家還不樂意，好不容易盼來一個病患，通常只有一種情況——給孩子拔牙。

「你乖乖拔牙，姊姊請你吃糖人。」蘇映寧覺得好鬱悶，當大夫的收不到銀子，還要倒貼銀子，甚至不能自稱大夫，這像話嗎？

「真的嗎？」前一刻還企圖落跑的小傢伙頓時成了哈巴狗，眨巴著眼睛看著她。蘇映寧唇角一抽，莫怪這小傢伙牙痛，如此嗜甜。不過，她只能溫柔的點頭重申一次，「當然，姊姊最喜歡乖小孩了。」

蘇明澤在一旁見了忍不住搖頭，這不是在看病，而是當善人。

為了糖人，小傢伙閉上眼睛慷慨就義。

雖然恨不得拿根棍子直接敲下去，三兩下就可以將牙齒拔了，可惜她沒這個膽

子，以後若是連幫人家拔牙的機會都沒有，她會更鬱悶。

蘇映寧瞥了蘇明澤一眼，示意他做好拔牙的準備，然後取出細繩子套住牙齒，同時說著話轉移小傢伙的注意力，「姊姊也同你一樣喜歡吃糖人，可是吃了糖人之後，姊姊會用井水漱口。糖人身上有一種蟲子，小到眼睛見不到，你想抓牠也抓不到，只能用清水沖掉，若不沖掉，留在牙齒上頭，牠會吃你的牙，害你牙痛……啊，拔好了。」

小傢伙還來不及出聲，牙齒就被拔掉了，原本緊閉的雙眼倏然瞪得像銅鈴似的，緊接著，蘇映寧將他的嘴巴扳開，塞了藥進去。

「你可記住姊姊剛剛說的話了？」

半晌，小傢伙用嘴形擠出「糖人」兩個字。

「兩個時辰之內不准進食，想吃糖人，十日之後再來找姊姊。」

小傢伙覺得自個兒受騙了，瞪著她的眼神充滿了控訴。

蘇明澤將拔下的牙齒用草紙包好，塞進小傢伙手中，摸了摸他的頭，「好啦，回去了，十日後再來吃糖人。」

小傢伙無比哀怨的離開。

蘇映寧邊收攤邊道：「三哥哥，我們被人家盯上了。」

蘇明澤聞言一僵，眼珠子轉過來轉過去，「為何盯上我們？」

蘇映寧送上一個白眼，「我如何知道？」

「難道是劉掌櫃將我們出賣了？」劉掌櫃是八方書鋪的掌櫃。

「劉掌櫃只知道你，不知道我，再說了，劉掌櫃出賣你有什麼意思？」

她真的覺得專畫俊男美女賣銀子沒什麼大不了的，問題在於泰半客戶見不得人，像是青樓女子、戲子，這難免有損名聲，要緊的是，作畫的人是她，三哥哥不過幫她掩護。

蘇明澤困惑的抓了抓頭，「若非如此，我們有何值得人家盯著？」

「這點小事也不值得人家盯著好嗎！」

蘇明澤想想也對，可是這種感覺真是討厭，轉而問：「我們要不要甩掉他？」

「當然，難不成帶他回去嗎？」蘇映寧大膽的猜測，對方看似盯著他們，目標卻是與他們相關的人，而與他們相關的人，最了不起的就是爹娘了，換言之，對方說不定就是要找他們爹娘。

蘇明澤看著蘇映寧收好東西，抓起她的醫藥箱，「我往左，妳往右。」

「好，醫藥箱可別給我搞丟了。」

若非這會兒要落跑，蘇明澤肯定要嘲笑她，連自稱大夫都不敢，竟然堅持像大夫一樣提著醫藥箱。

蘇映寧豈會看不出他的心思，雖然她的醫術不怎麼樣，也不被承認，但這改變不了她是個能救人的醫者的事實。

「好啦，走了。」

蘇明澤話音一落，兩人很有默契的採取行動，這突如其來的舉動教對方怔了一下，不過對方很快就反應過來，而他的目標是蘇映寧。

蘇映寧很快的就發現對方是個高手，她以為把人甩掉了，可是下一個拐彎，那人又會出現，沒法子，她只能先躲進人家家裡，待天黑了再回家。

不承想，她才剛從狗洞鑽進去，就教人逮了個正著。

「我見過公子嗎？」蘇映寧故作天真的眨著眼睛，試圖轉移焦點。

雲靳的臉都綠了，這是在調戲他嗎？

蘇映寧後知後覺的意識到這好像是搭訕的臺詞，再仔細一看，為何她覺得此人面善？未免給人家留下登徒子的印象，她不敢堅持己見，轉而無辜的道：「我以為這兒沒住人，所以沒打一聲招呼就闖進來了，我在這兒待一會兒就走人，絕不會打擾你們，你們可以當我不存在。」

雲靳微挑著眉，「看樣子，姑娘常常來這兒。」

蘇映寧趕緊搖頭，「沒這回事，不過是平日只見何伯和何孀子進出這兒，左鄰右舍豈會看不出主人不住在這兒？」

這兒是夫子的老家，夫子將來致仕要回此處長居，因此保留這兒交由忠僕打理。

「妳是左鄰還是右舍？」

「我住在隔壁的繁花巷。我不是有意擅闖的，是有人跟蹤我，我一直甩不掉，迫不得已，只能躲到這兒來。」

雲靳回頭看了趙英一眼，示意他出去確認真偽。

見狀，蘇映寧心急的道：「你讓人出去打探，這不是告訴對方我在這兒嗎？」

趙英不予理會的出去了。

雲靳冷傲的揚起下巴，「我的人絕不會打草驚蛇洩露妳的行蹤，可是出了這兒之後，那就是妳的事。」

言下之意，他的人的高手嗎？蘇映寧打量了他一眼，看不出他是個高手，但身為醫者的敏銳，她相信他絕對殺過人……這個念頭一起，她的身子不由得抖了一下，她努力漠視心裡冒出來的寒意，故作鎮定的道：「說不定那個人已經跑了。」

「只要他來過，趙英就可以尋到他留下來的痕跡。」

「真是了不起！」

「姑娘得罪了什麼人？」

「我一向與人為善，從不得罪人。」蘇映寧若有尾巴，這會兒肯定翹起來了，不是她自我感覺良好，她真的是很討人喜歡，所以啊，從城北到城南都有人想求娶她，不過爹娘可寶貝她了，堅持過兩年再定下她的親事，畢竟大梁民間的女子通常十八才嫁人，如今她不過十五，真的不急。

「沒有人敢說自個兒不會得罪人。」

蘇映寧「從善如流」的退一步道：「我自認為從不得罪人，可是人家會不會因為嫉妒我而生出怨恨、不滿，就不是我能掌控的了。」

雲靳頓時有一種噎住的感覺，這根本是歪理。

坐在涼亭椅子上，趴在欄杆納涼的梁子昱忍不住哈哈大笑，「阿靳，遇到對手了吧。」

「我還沒見過如此狡猾的姑娘。」

蘇映寧輕哼一聲，覺得他太沒眼光了，「我不狡猾，我最善良了，這是眾人皆知的事。」

「我看這丫頭不只是狡猾，還是個厚臉皮的！」

梁子昱笑道：「這丫頭很好。」

蘇映寧回送甜美的笑容，「這位公子真有眼光。」

梁子昱忍不住再次放聲大笑，雲靳一副被雷劈中的樣子，就在這時，趙英回來了，他湊近雲靳耳邊低聲說了幾句，便退到一旁。

「如何？那個人還在外頭嗎？」雖然今日多虧他們相助，但在不清楚他們的底細之前，她還是跟他們保持距離，趕緊離開這兒。

「看起來應該是離開了，不過，我若是妳，不會急著衝出去。」

「我還不是怕打擾你們。」

雲靳冷笑道：「妳已經打擾我們了。」

「無心之過嘛，何必如此計較？」

「我本來就是一個愛計較的人。」

蘇映寧狀似了然的點點頭，「莫怪如此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你看起來就是一副很欠扁的樣子。」蘇映寧火上加油的給他一個斜眼。

雲靳很想掐人，果然是村姑，粗野蠻橫！

梁子昱笑得更歡快了，不過他很識相的捂著嘴巴，免得惹惱某人。

某人的臉色實在太難看，蘇映寧悄悄退後一步，閒話家常的問：「你們應該不是王家的人，為何在此？」

「妳管得未免太寬了。」

「我不過是隨口一問，你可以不回答，何必如此不悅？」某人看起來快要爆炸的樣子，蘇映寧實在待不下去，決定趕緊走人，「時候不早了，我該走了。」

「慢著。」話落，雲靳見到她驚嚇得跳起來，冷傲的臭臉頓時綻放開來，比花兒還耀眼，差一點教她看得兩眼發直，還好在她的出醜之前，他轉頭瞥了趙英一眼，下達命令，「送她回去。」

「用不著如此麻煩，我認得回家的路。」

雲靳傲嬌的轉身回到涼亭，繼續跟梁子昱下到一半的棋局，趙英恭敬的上前行禮，蘇映寧只好由著趙英護送回去。

相隔一個時辰，蘇明澤和蘇映寧一前一後回到家，可是兩人的下場相同——跪在母親秦如貞面前，垂著頭，深深自我反省。

「澤兒，娘再三交代，你是哥哥，要保護妹妹，你竟然將寧兒獨自留在外頭，萬一寧兒遇到歹人，如何是好？」

這丫頭遇到歹人，那是歹人的不幸，因為她將醫術的本事全投入製造整人藥物，譬如癢癢粉、臭氣粉。但是蘇明澤不敢實話實說，只能無奈的道：「當時若不與

小寧丫分開來，我們兩個都逃不了。」

「你們做了什麼？」

「沒有，我們什麼也沒做，今日小寧丫只幫了一個小傢伙拔牙。」

蘇映寧用力點頭附和，很委屈地道：「連乞丐都不願意找我看病。」

「就是啊，我們也不清楚自個兒為何被人家盯上。」

秦如貞微蹙著眉頭，「你們可有看清楚對方的相貌？」

柳眉輕揚，蘇映寧不著痕跡的看了母親一眼，娘親竟然沒有質疑，好像人家盯上他們很正常，這不是很古怪嗎？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值得人家花心思盯梢。

「我沒瞧見，是小寧丫發現的。」

蘇映寧斂住思緒，仔細想想那個人的模樣，「我不確定，他應該易容了。」

蘇明澤忍不住對她豎起大拇指，這丫頭辨識人的本事太了不起了！

蘇映寧得意的揚起下巴。她對人的熟悉並非緣於習醫，而是因為繪畫。無論上一世還是這一世，她對醫術的熱情遠遠不及繪畫，她尤其擅長人物畫，也正因为這個本事，她存了不少銀子。

秦如貞的神情轉為不安，但仍堅持的道：「那人肯定是跟錯人了。」

「娘，會不會是爹……」

秦如貞立即打斷道：「不可能！你們的爹救人無數，是懸壺濟世的好大夫。」

娘的反應會不會太激動了？不過蘇映寧趕緊點頭道：「是是是，爹是懸壺濟世的好大夫，只有趕著上門報恩的人，絕對沒有仇家上門尋仇。」

「雖然對方跟錯人了，但最近你們還是別四處亂跑，尤其寧兒，妳是個姑娘家，應該多花點時間練習繡花，不要成日往外跑。」

「娘，雖然我是姑娘家，但我也學大夫。」讓她拿針縫合傷口，她眼睛眨也不眨一下，太簡單了，可是讓她在布上繡出一朵花來，她拿針的手就會不受控制的發抖。

「若非妳爹堅持，娘可不贊成妳習醫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我已經是學大夫了，我也想行醫救人。」

她想行醫救人，人家還不願意求她救命。這話秦如貞只能在心裡想想，她可不忍心說出來傷女兒的心，只能婉轉的道：「娘不是不願意妳行醫救人，而是要妳別再拋頭露面，若是那些生病的人有求於妳，自會自個兒找上門，犯不著妳去擺攤。」

人家若會尋上門，還用得著她去擺攤嗎？蘇映寧真覺憋屈，可她是個孝順的孩子，不願意娘親擔心，便回道：「是，我最近絕不出門擺攤。」

秦如貞伸手將蘇映寧拉到身邊坐下，溫柔的為她理順發皺的衣裙，「爹娘不喜歡約束妳，唯願妳活得開開心心，但是妳要知道，世道就是如此，姑娘再有本事，也比不上男子，更別說妳年紀還小，醫術難道能比得上坐堂大夫嗎？不是世人有眼無珠，而是他們所見所聞，女子就是弱者，難堪大任。」

「我懂。」蘇映寧悶聲道。

「娘答應妳，待妳爹此次回來，讓妳爹將後院那塊地闢出來給妳種草藥。」

終於有個好消息了，蘇映寧的精神總算振奮起來，「真的嗎？」

秦如貞點了點頭，拍了拍她的手道：「瞧妳，像是在塵土中滾了好幾圈，趕緊回房將自個兒收拾乾淨。」

蘇映寧應聲跳起來，離開的時候不忘順道帶上蘇明澤。

來到燕陽數日後，雲靳才吩咐趙英上回春堂打聽消息。

一如預料，回春堂絕不會透露隻字片語，若真是容妃所為，當然不願意人家找到她，更別說容妃聰明絕頂，有宰相之才，豈會因為留在書冊上的小小記號就曝露行蹤？

「回春堂的任大夫說，當初繪製草藥圖書的人已經不在雲州了。我按著爺的意思開出一千兩的報酬，任大夫還是堅持對方不在雲州，但表示可以代為打聽對方的下落。」

雲靳輕輕的挑起眉，「代為打聽對方的下落？」

「按照任大夫的說法，他並不清楚草藥圖書出自何人之手，不過是幫忙兜售，因為他覺得這套草藥圖書很有意義，有助於藥鋪辨識藥材，避免採買到假藥材，危害病患性命，身為醫者，即便分文不賺，也應該推廣此套書冊。」

「他是經由何人取得這套書冊？」

「他不願意告知。」

雲靳已經聽明白了，任大夫是在玩拖延戰術，對方要他封口，他什麼都不能說，但有可能他很需要銀子，捨不得放棄能得到一千兩銀子的機會，因此他擅自作主推說「可以代為打聽對方的下落」，不過也由此可知他肯定不知道容妃的事，否則不會如此輕易鬆口。

「派人盯著，還怕找不到人嗎？」梁子昱忍不住插嘴道。

雲靳同意的點點頭，既然鬆口，就表示有戲唱，「暫時派人盯著。」

「是。還有，我見到太后的人。」

「是誰？」

「李薊。」

雲靳聞言，倏地皺起眉頭。

梁子昱則是哇哇大叫，「他不是太后的親信嗎，他來燕陽做什麼？」

出於直覺，雲靳的目光落向几案上的書冊，「他的目的只怕同我一樣。」

他雖然不認為自己可以輕易找到容妃，但也沒想到會殺出太后的人，畢竟蕭太醫能夠買到這套書冊純屬巧合，蕭太醫又得了他的囑咐，務必將這套書冊當成寶貝藏著，太后應該沒機會見到，除非……宮裡的太醫也有人同蕭太醫一樣……若真是如此，事情就變得有點棘手了。

梁子昱略微一想便明白了，「太后肯定也清楚容妃的習慣，只要她看過這套書冊，便會跟你做出相同的推斷，不過，她想找到容妃應該不是為了容妃手上的財富，而是想將容妃送進先皇的陵寢吧。」

「太后確實說過，若不能親自將容妃送進先皇的陵寢，她死不瞑目。」

若非容妃是前朝寧親王的女兒，先皇會不惜一切代價讓容妃成為皇后，而不是在元后死了之後另娶繼后。據說先皇挑中太后當繼后，乃因太后賢良的名聲，先皇擔心繼后太過強勢會危害容妃，可想而知，先皇還在時，太后在容妃面前只能伏低做小。總之，太后對容妃的長久隱忍已經刻成骨子裡的恨，不死不休，先皇不下遺詔要求容妃陪葬，只怕太后也會找其他法子弄死容妃。

梁子昱嘲弄的笑道：「太后不是喜歡裝仁慈、裝大度嗎？容妃如今隱姓埋名過日子，為何不留容妃一命？」

「一國之母本該何等風光，可是她卻成了後宮最大的笑話，忍受了十載的窩囊氣，如今她有能主宰容妃的生死，為何還要忍？」雲靳淡淡地道。

換成是他，他也不會忍，有仇不報，不是大度，而是傻子。

梁子昱不以為然的撇撇嘴，「她自個兒攏不住先皇的心，能怪誰？」

「在太后看來，容妃是禍水，是禍國殃民的褒姒，要不，先皇為何死得那麼早？」

「先皇確實死得太早了，梁家的祖宗一個比一個還長壽，太祖皇帝好歹也活到了六十，先皇竟連四十五都沒熬過去。」

雲靳漠然的點點頭。是啊，若非先皇死得太早，不會留下太后給皇上添堵。親娘都不見得跟兒子同心了，更別說只是佔著母親名分的太后，且其背後還有著勢力龐大的家族，如何願意與皇上站在同一陣線？還好太祖皇帝明文定下，三代之內皇后不能出自同一個家族，否則太后早逼著皇上從孫家挑個姑娘立為皇后了。

「要不要給皇上提個醒？」

「當然。無論李薊在此的目的是不是為了尋找容妃，只要容妃早一步落在太后手中，容妃握有的財富必然會跟著落到太后手裡，這可不是好事。」

雖然太后的目的是要殺了容妃解恨，但若容妃手上真有一大筆財富，太后也沒有不要的理，而這麼一大筆財富落入她手中，能做的事情可多了。

「要不要派人盯著李薊？」趙英問。

雲靳搖了搖頭，「皇上跟太后是敵人，可是敬國公府跟太后暫時沒有利益衝突，犯不著急於此時劃明界線。李薊的身手若非你親自盯著，很容易就教他察覺，如今還是先盯緊回春堂。況且李薊若是為了容妃而來，他能找到容妃，我們也絕對能找到容妃，如今能避免跟他對上，我們就避開，若是皇上有想法，接到消息後，自然會出手對付他。」

「也是，皇上讓你悄悄尋找容妃，如今豈能連容妃的影子在哪兒都不知道就將自個兒曝露出來。」梁子昱也想明白了。

太后的背後可是安國公府，皇上用了十幾年時間才有了跟安國公府叫板的力量，如今表面上還將安國公府當作母族敬著，他們跟安國公府過不去，這不是傻了嗎？

「往後真要對上了，再各憑本事吧。」雲靳並不畏戰，但不會主動挑起戰事，擺在明面上的戰事往往是不死不休。

梁子昱擺了擺手道：「不必擔心，皇上得了消息之後，只怕比我們更緊張，皇上實在太缺銀子了，皇上盯上的肥肉豈能容得了別人覬覦？」

確實如此，不過，這小子未免太直白了，若教皇上聽見了，肯定很嘔。一國之君想用點銀子還得看戶部的臉色，計相一句「國庫羞澀」，就硬生生打掉皇上修建寢宮的念頭，皇上能不憋屈嗎？可是，皇上又能怪誰，從太祖皇帝到皇上，沒有一個不用兵，直至這兩年皇上完全掌控北境大軍，終於不想打仗了，可是國庫也空了。

清了清嗓子，雲斬總結道：「如今最要緊的還是逼出容妃，其他的見機行事。」

沒有人不愛銀子，蘇映寧也不例外，更別說她絞盡腦汁搞出寫真集，目的也是給自個兒的小庫房添銀彈，所以當人家準備拿銀子砸她，一出手就是上千兩，她整個人都懵了。

「小寧丫，回神。」蘇明澤輕輕拍著蘇映寧的臉頰。

蘇映寧眨了眨眼睛，幾近呢喃的道：「一千兩？」

「是啊，我也嚇到了，妳隨意畫畫寫寫的幾本玩意兒居然值人家拿千兩來找作者？」蘇明澤看了一眼遭她任意對待、胡亂堆疊在箱籠上面蒙塵的書冊。

蘇映寧沒好氣的賞他一顆栗爆，「你哪隻眼睛看到我隨意畫畫寫寫？」

蘇明澤捂著額頭，很不服氣的道：「我看妳關在房裡三日就完成一套。」

蘇映寧賞他一個「哥哥記憶力真差」的白眼，「我後來只要謄抄，當然可以三日完成一套。」

怔愣了下，蘇明澤終於反應過來了，當時她只是個七、八歲的孩子，提出這樣的想法時，全家人都驚呆了，雖然爹和大哥很認同，但沒有人同意，因為她必須親自尋查這些草藥，才能一一畫出來，不過她並不死心，一個個說服，直到每一個人都點頭，後來她就跟著爹他們跋山涉水。

蘇映寧起身走向角落的箱籠，取出整套草藥圖書回到臥榻坐下，慢條斯理的翻閱起來，「任大夫如何回覆對方？」

「我們不是早在一年前就對外宣稱此人已經離開燕陽，如今當然不可能為了一千兩又出現，但任大夫覺得還是先問過妳的意思，沒有將話說死，只告訴對方願意代為打聽。」

蘇映寧看不出個子丑寅卯，索性闔上書冊，「一千兩很誘人，但是我們的確要不起。」

蘇明澤抓抓腦袋，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對方也許以為這套草藥圖書出自某人之手，可我肯定不是他們要找的人。」她就一個平頭百姓啊，真沒道理有人要花千兩找她。

蘇明澤不太明白的說：「要不，妳就承認草藥圖書出自妳手，對方就知道他們找錯人了。」

蘇映寧真想拿棍子敲人，他就不能用點腦子嗎？「我還沒搞清楚這其中有何文章，隨隨便便跳出來，萬一成了替死鬼呢？」

蘇明澤懊惱的拍一下腦袋瓜，「對哦，為何我沒想到？沒錯，這一千兩不能賺！」

「可是我擔心對方不會如此容易死心。」

聞言，蘇明澤不安的道：「任大夫應該不會出賣妳吧，他好歹是妳師伯。」

歪著頭想了想，蘇映寧同意的點點頭，「就我對任大夫的了解，基於同門情誼，他不會出賣我，但若是他真的招架不住，他會將你推出去。」

蘇明澤的眼皮猛地跳了一下，「我又不會出賣妳……」

「他們會盯上你，而你不小心會露了馬腳。」

蘇明澤不自在的換了一個坐姿，「我會當心。」

蘇映寧面帶質疑的挑起眉。

「妳放心，保護妹妹是哥哥的責任，我絕對扛得住，不過，他們到底在找誰？」

蘇明澤趕緊轉移話題。

「我看不明白。」蘇映寧苦惱的將下巴枕在書冊上面，若是這些草藥圖書是抄襲別人的醫書，他們以為這是出自某人之手，這還能理解，問題是，這全是她自個兒撰寫，不過是參考其他醫書的記載。

「要不要請任大夫去探一下對方的口風？」

蘇映寧又想拿棍子敲人了，「不行，如今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，對方就會找到我，還不如以靜制動，等對方採取下一步行動，我們再來想對策。」

「早知當初不應該同意妳畫什麼草藥圖書。」

「這是好事，藥鋪有了草藥圖書，就不容易買到假的藥材，更重要的是，還能藉此讓更多人熟悉藥材的效用，對於推廣藥材的知識很有幫助。」

一開始她是因為發現藥鋪賣的藥材混了假貨，才意識到這個時代藥材知識不足，當然，這也跟城鎮大小有關，小地方的醫館只治小病，遇到疑難雜症，只能往大城鎮找大夫。

其實，無論哪個時代都存在城鄉的醫療差距，但她可以在能力範圍內提升這些小醫館大夫的實力，總是錯不了的，正好他們家經營藥材買賣，爹手上又有很多醫書孤本供她參考，她才有了繪製草藥圖書的念頭。

由於燕陽是前往北夏經商的高隊必經之地，更是藥材買賣的大本營，外地來的大夫有機會看到她的草藥圖書，很喜歡，她因此小賺了一筆。兩年前，眼看她就要變成大姑娘了，爹不許她再跟著出門，她無法撰寫新的草藥圖書，索性封筆，最後甚至要任大夫對外宣稱著書人已經離開燕陽，免得她老是惦記著這條生財之路。

「萬一對方真的找到妳呢？」

「你們不出賣我，沒有人會相信這套草藥圖書出自一個小姑娘之手。」

當初因為考慮她年紀小，擁有盛名對她不是好事，便無中生有杜撰出一個很厲害的大夫，還是那種雲遊四方的大夫，而她只是經由這位大夫的指點將此書撰寫出來。就算編了個理由，但保險起見還是別教人知道草藥圖書與她有關，所以只有幫忙販售的任大夫知情。

「這倒也是。」

「你自個兒留點心眼，你不犯傻，天下太平。」蘇映寧沒好氣地道。

她的三個哥哥中，大哥最聰明，繼承父親的衣鉢；二哥最靈活，成了蘇氏下一代最出色的商賈；而三哥哥只有戰鬥力無人能及，打遍雲州無敵手，只要有他在，她在燕陽可以橫著走。

蘇明澤懊惱的瞪著蘇映寧，他就這麼不值得相信嗎？

蘇映寧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三哥哥，人要看清楚自個兒的弱點。」

哼了一聲，蘇明澤不服氣的道：「我還不至於不知輕重。」

蘇映寧懶得浪費口舌了，坐直身子，再次研究起草藥圖書，究竟哪兒引來注意？

上一世，蘇映寧最討厭的就是排隊，無論多好吃的食物，排上一個小時，享受的心情也少了一半，可是來到這兒，她覺得排隊買東西太有意思了，來來往往的面孔生動有趣，他們給她的不只是親切感，更有一種她真的生活在這個時代的真實感。

蘇映寧終於買到百果糕了，才湊近嘴邊咬了一口，就見到對面有人直直盯著她，看起來並沒有惡意，不過給她一種莫名的熟悉感，像是……對了，上次跟蹤他們的人！

她下意識的往後一退，然後下一刻，她感覺身後有一股力氣將自個兒推出去，她踉蹌的往前一撲，還好她機靈的立即曲膝，只是跪在地上，但手裡的百果糕連同油紙很不幸的飛了出去，而且根本沒有給她時間思考，馬蹄聲緊接著響起，隨之而來的是尖叫聲，還有人高喊「瘋馬了」，頓時，一股不祥的預感在腦海炸開來，這不會是衝著她來的吧？

她知道要逃命，也想起身逃命，可是根本來不及，與此同時，她見到那位跟蹤者撲過來，手一伸就要碰觸到她了，突地，她的腰被靈巧如蛇的鞭子圈住，然後一股蠻力將她整個人拉起來，轉眼之間，她就落入某人的懷裡，再下一刻，她看見橫衝直撞而來的瘋馬在百果糕掉落的地方倒下來，嚇得心差一點跳出胸口。

「妳沒事吧？」男子清冷的聲音響起。

半晌，蘇映寧回過神來，抬頭看著聲音的主人，竟是住在王家的那位阿靳，而且更刺激的還在後頭，她的雙手居然緊緊圈住人家的脖子！

她嚇得立即鬆手，很狗腿的道：「真不好意思，一時失控抱太緊了，真是辛苦你了，我沒事，可以下來了。」

雲靳慢慢將她放下，可是她一點也不領情，搶先一步往下跳，雙腳一碰地，她就後悔了，好痛哦！

見她痛得臉色發白，雲靳差一點就脫口罵人，真是不安分的丫頭，可是念頭一轉，又覺得自個兒何必多管閒事，她喜歡受罪是她的事，不過既然他都已經出手了，就不可能半途而廢，「我送妳去醫館。」

蘇映寧向來能屈能伸，有需要的時候絕不逞強，「好，不過我想先看看那匹馬。」

「妳一個姑娘家別多管閒事，這種事還是交給官府處理。」

蘇映寧想抗議，此事明顯衝著她來，怎能不過問？可是想到最近好像惹到妖魔鬼

怪，確實不宜強出頭，正好官衙的人也趕來了，她默默接受他的提議，由著他護送她到醫館。

離開之前，她看了一眼對面，那個人不見了。

這齣戲應該是那個人搞出來的，他一邊要害她，一邊又想當她的救命恩人，她不懂他這唱的究竟是哪齣戲？

到了醫館，蘇映寧還在想著這個令人不解的問題，至於身上的傷，無論是扭傷還是擦破皮，對她這種走過千山萬水的人不算什麼。

「姑娘可有得罪人？」雲靳直截了當的問。

怔愣了下，蘇映寧賞他一個白眼，「我一個姑娘如何得罪人？」

「若不是得罪人，為何獨獨妳被推出去？」

蘇映寧略帶驚訝的柳眉一挑，「你看見是誰推我嗎？」

「一個撞一個，誰都可以將責任推得乾乾淨淨。」

「我就知道。」若是那個人有意當她的救命恩人，可不能讓她找到證據指出他是始作俑者，要不，他的救命之恩就沒意義了。不過，這個人未免太小看她了，隨隨便便就想當她的救命恩人，難道她看起來很笨嗎？若是連這麼粗糙的算計都看不出來，她也別出來混了。

她的反應一直教雲靳頗意外，雖然受到驚嚇，但未曾流露出一絲害怕，且很快冷靜下來，做出分析，他未免好奇的追問：「妳還知道什麼？」

「有膽子在大庭廣眾之下鬧事的人，肯定是個有本事的，而且本事很高，即便官府查出馬匹遭人下藥，也查不出下藥之人。」

雲靳想起她先前說要檢查馬匹的事，又問：「妳可以看出馬匹被下了藥？」

頓了一下，蘇映寧含蓄的道：「我會給牲畜治病。」

「妳會給牲畜治病？」

蘇映寧不悅的瞪著他，「你不信？」

「我只是很意外。」

蘇映寧驕傲的抬起下巴，挑釁的道：「哪日你的坐騎難產記得來找我，我保證讓牠平平安安將小馬生下來。」

這一次換雲靳不悅的瞪她，「我的凌風是可以日行千里的公馬。」

「哦。」蘇映寧忍不住又嘀咕道：「公馬就公馬，幹啥還強調日行千里？誰說母馬就不能日行千里？」

「妳這丫頭真是不可愛。」

「你眼花了嗎？我明明很可愛，認識我的人皆如此說。」蘇映寧的神情充滿了鄙視，美男子一個，目光卻已近了黃昏，一大敗筆啊！

雲靳頓時噎住了，這丫頭的臉皮真的很厚，不過話說回來，她那雙大眼睛好像會說話似的，與他的凌風有幾分相似，倒是很可愛。

蘇映寧突然想到什麼似的搖搖頭，一臉誠摯的獻上歉意，「對不起，我錯了，不能怪你眼花，若我美得像朵花兒似的，肯定看誰都不可愛。」

這會兒雲靳的臉奇臭無比，美得像朵花兒似的？從來沒有人敢拿他的容貌說事，

尤其上了戰場回來之後，他身上透著一股殺伐之氣，姑娘家見了他恨不得縮成烏龜，這兩年皇上嫌棄他嘴上功夫不如拳腳功夫，索性將他丟到都察院，讓他跟著左都御史學習，他終於明白對付敵人不是只能靠刀劍，再加上日日下棋磨心性，他漸漸懂得隱藏身上的鋒芒，怎曉得他在姑娘眼中還是擺脫不了兇神惡煞的形象，就只有這丫頭，不怕他就算了，竟還不知死活的在老虎嘴上拔毛。

蘇映寧不是不懂得察言觀色的人，見某人臉色瞬間變了，覺得自己還是趕緊道再見……不，最好再也不見。「我要回去了，你派人去八方書鋪找蘇三，請他來這兒接我。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雲靳差一點反應不過來。

「我沒法子自個兒走去八方書鋪，只好麻煩你請人跑一趟，當然，你若願意親自幫我跑一趟也行。」

了不起，這丫頭不但拔了毛，還敢命令他……果然是村姑一個，不知死活！

「不願意就不願意，用不著這樣瞪人，如此嚇人。」蘇映寧連忙喊來醫館的藥童，請他跑一趟八方書鋪，接著她下了診療椅，一拐一拐的慢慢往外走。

見了她笨拙的樣子，雲靳只能暫時拋下掐人的念頭，上前將她抱起來，放回診療椅上，「若是不想傷勢加重，就乖乖在此等人。」

若非他看起來好像要伸手扭斷她的脖子，她何必自虐？蘇映寧當然不敢抱怨，立刻端正身子，還充滿感激的看著他。

雲靳見了忍不住道：「果然是個狡猾的丫頭！」

這一次蘇映寧並未反駁，畢竟實在沒必要跟一個目光已近黃昏的人太計較。

還好，蘇明澤很快就來了，蘇映寧也不給他機會打招呼，急匆匆的向雲靳道了聲「謝謝」，便撲上蘇明澤的背，催他走人。

狡猾、厚臉皮、粗野蠻橫、不知死活、沒良心……雲靳從來沒有罵一個人罵得如此開心，可是他完全沒意識到，這是他第一次對一個人「念念不忘」。

梁子昱喜歡跟雲靳下棋，不是因為他們的棋藝勢均力敵，而是更享受下棋過程，輸贏從來不重要，可是今日黑子攻勢猛烈，非將對手殺得落花流水的樣子，害他以為自個兒哪兒得罪他了，真想喊停。

不過，還沒等他出聲，趙英回來了。

「爺，已經查到對方的身分了，是來自益州虎騰鏢局的鏢師。」

雲靳聞言一怔，一個鏢師為何要製造意外接近蘇家丫頭？

其實那時他看得很清楚，此人做了一個手勢後，蘇家丫頭才會被人推擠跌了出去。

「這不是大梁最近很出名的鏢局嗎？據說虎騰鏢局的鏢師全是高手，凡是前往北夏經商的商隊，只要由虎騰鏢局押送貨物，萬無一失，虎騰鏢局因此聲名大噪。」

梁子昱不解地道。

他看似是個只懂得遊山玩水的閒人，事實上他善於經營、交遊廣闊，也因此他消息靈通，別人打聽不到的事，他總有門路挖出來。

雲靳微微挑起眉，「前往北夏經商的商隊？」

「你應該知道大梁進入北夏有兩條捷徑，蒼霧山和黑水河，蒼霧山終年雲霧繚繞，很容易迷路，因此商隊往往會走黑水河，可是經由黑水河會遇到馬賊和水匪兩股勢力，所以前往北夏經商的商隊或多或少會有損失。」

雲靳若有所思的道：「曾經有個傳聞，容妃去了北夏。」

「你懷疑這個虎騰鏢局的鏢師是容妃的人？」

雲靳搖搖頭，「我只是想到有過如此傳聞，不過皇上並不相信，認為這是容妃為了打消朝廷或太后派人追捕她而放出來的假消息。」

「說不定是真的，容妃也許是想告訴皇上和太后，別再白費力氣了。」在梁子昱心目中，容妃就是一個傳奇，醫術精湛、聰明絕頂，只要她願意，沒有她去不了的地方，而過去北夏與大梁征戰不斷，是最適合她藏身之處。

雲靳冷冷一笑，「你認為容妃會如此好心嗎？」

「我倒覺得這是挑釁。」梁子昱糾正道。

「無論容妃是否曾去了北夏，如今她在這兒，我們要儘快找到她。」

「容妃真的在這兒嗎？」梁子昱拿起那本不離雲靳左右的草藥圖書，翻到最後一頁，看了又看，「你可曾想過，也許這朵鳶尾並非容妃為了掩飾身分改變畫法，而是另有其人。」

雲靳反問道：「你相信有如此巧合的事嗎？」

「那你說，上哪兒找人？」

雲靳轉頭看著趙英，「任大夫那邊可有動靜？」

「趙全這幾日寸步不離盯著任大夫，任大夫的作息一如往常，不過他發現任大夫跟繁花巷的蘇家關係密切，得空就會去蘇家，聽說回春堂的阿膠都是蘇姑娘親手熬製的，銷路很好。還有，任大夫是蘇姑娘的師伯，他與蘇父同為蘇家老祖宗的徒孫，他師承蘇大老太爺，而蘇父師承自個兒的父親蘇四老太爺。」

「這個蘇家到底什麼來歷？」梁子昱好奇的問。

「雲州蘇家是北邊三大藥材商之一，而繁花巷蘇家的祖字輩排行第四，庶出，因為行醫在南方落戶，十幾年前南方洪水肆虐，不少城鎮盡毀，繁花巷的蘇家便在那個時候舉家遷回雲州。」那日雲靳讓趙英送蘇映寧回去，就是要確定蘇映寧的身分，凡出現在他身邊的人，無論是不是意外，他都要查清楚。

輕敲著手上的草藥圖書，梁子昱猜想道：「繁花巷的蘇家會不會知道這本草藥圖書的來歷？」

雲靳頓時兩眼一亮，「我怎麼忘了？蘇家經營藥材生意，對這樣的草藥圖書應該很感興趣，更別說這本草藥圖書還是從任大夫那兒賣出來的，蘇家如何不知？」

「不如我來試探蘇家公子。」趙英道。

「不，這事還是我自個兒來，還有，你派人盯著虎騰鏢局的鏢師，不必太刻意，免得教對方察覺。」

「這位虎騰鏢局的鏢師究竟哪兒惹到你了？」梁子昱聽得糊里糊塗，容妃的事還沒解決，怎麼又蹦出新的問題來？

雲靳輕描淡寫說了一遍昨日在街上發生的意外，不過，他關心此事絕不是因為蘇家丫頭，而是因為那個人的身手非比尋常。

梁子昱同意的點頭，卻笑得很曖昧，「遇到非比尋常的高手，理當多留點心眼。」

「若非容妃有可能在這兒，我也不會將這件事兒放在心上。」雲靳頓覺全身不自在，這明明是事實，為何他如此心虛？

梁子昱繼續點頭，但是笑容更令人驚扭，「這是當然，容妃有可能在這兒，只要有點本事的人，都應該留點心眼。」

雲靳不耐煩的皺眉，「你等著，此人身分絕非如此單純。」

梁子昱不由得笑得更愉悅了，這小子從來不會揪著小事不放，這會兒怎麼鑽起牛角尖？他這個人向來我行我素，嘴巴長在人家臉上，還能管得住人家說什麼嗎？所以，凡事由著人家說，他左耳進右耳出，進了腦子，那是跟自個兒過不去，何苦來哉？今日如此糾結，只能說明一件事——阿靳對蘇家丫頭真的上心了。

雲靳顯然意識到自個兒的失常，不自在的清了清嗓子，一副就事論事的模樣道：

「我以為此人不會無緣無故出現在燕陽，盯著他，說不定能有什麼新發現。」

梁子昱收起玩笑的心情，附和的點頭道：「是，燕陽真是越來越熱鬧了。」

「你對虎騰鏢局這位鏢師有何想法？」雲靳實在想不通。

「依我看，他只怕也是為了草藥圖書。」

「若是如此，他的目的也是容妃？」

「這是唯一的解釋，不過為何他會盯上蘇姑娘？難道蘇姑娘與草藥圖書有關？」

「也許他跟我們一樣，猜想繁花巷的蘇家可能知道草藥圖書的來歷。」

「這倒是說得過去，但你可別學人家打蘇姑娘的主意，你這個小子只怕不是她的對手。」梁子昱的口氣轉為開玩笑。

雲靳很有意見，笑話，他還會應付不了那個丫頭嗎？可是反駁的話語在舌尖打轉了一圈，他最終還是嚥了回去，只冷冷的道：「難道我會不知道柿子挑軟的捏嗎？」言下之意，他只是不想自我麻煩。

「雖然我沒見過蘇家公子，但你也別小瞧了人家。」

「放心，蘇家的底細我都查清楚了，蘇家心思最單純的就是行三的蘇明澤。」雲靳已經有主意了，可是要對付的人明明是蘇明澤，盤據他腦中的念頭卻是——蘇家那個丫頭知道之後會有何反應？

第二章 正面迎敵

說起聞香樓的燒雞，燕陽無人不知無人不曉，三日前不登記付款，當日就算奉上雙倍的銀子也吃不到。這是聞香樓的規矩，一來每日的燒雞數量有限，二來是可以先確定每日的燒雞數量，避免賣不完浪費了。

不過，這個規矩只適用別人，不適用蘇明澤，以往他只要到聞香樓往櫃臺前一站，銀子還沒奉上，夥計已經將燒雞準備好了，可是今日他竟然落得跟別人一樣的下場。

「什麼？今日的燒雞全賣完了？！何掌櫃明知我初一十五會來買燒雞，為何沒有留一隻給我？」蘇明澤急得跳腳，小寧丫沒吃到燒雞，接下來的半個月就別想教

她幹活，可是回春堂那兒催得急，說是阿膠缺貨了。

何掌櫃再次行禮致歉，「三公子見諒，新來的小夥計不知道三公子每逢初一十五都會來買燒雞，三日前人家奉上銀子包下今日的燒雞，他就收了，忘了留下一隻燒雞給三公子。」

蘇明澤不敢相信的瞪大眼睛，「誰將今日的燒雞全包下來了？」

「一位京城來的雲公子。」

外地人？這會兒蘇明澤更是難以理解，「他幹啥包下所有的燒雞？」

何掌櫃不太確定的道：「好像是要宴請所有的乞丐。」

「宴請所有的乞丐？」

「對啊，也不知道真的還假的，如今燒雞還在廚房。」

「既然燒雞還在廚房，何掌櫃不如勻一隻燒雞給我。」

何掌櫃抬頭看了一眼懸掛在後方牆上的牌子，上頭寫著童叟無欺，「做生意要講誠信，聞香樓能夠成為燕陽數一數二的酒樓，正是因為講誠信，一日最多供應二十隻燒雞，我們也收了二十隻燒雞的銀子。」

「若非小寧丫指點，聞香樓的燒雞不會擁有今日的盛名。何掌櫃也知道，我不吃燒雞無妨，可是小寧丫沒吃到燒雞，她心情就不好了。我可以多給一倍的銀子，何掌櫃拿去退還雲公子。」

略一思忖，何掌櫃提議道：「三公子還不如直接找雲公子商議，雲公子應該不介意勻一隻燒雞給三公子。」

「我直接找雲公子商議？」

「雲公子此時就在二樓雅間，三公子請跟我來。」何掌櫃從櫃臺後方走出來，帶頭走上樓梯。

蘇明澤怔愣了下，趕緊跟上去。

這是小事，不過是請對方勻一隻燒雞給他，成與不成，三言兩語就可以解決了，可是蘇明澤萬萬沒想到，燒雞要到了，他也遭到對方強行留下。

蘇氏在雲州的名聲很響亮，即便繁花巷的蘇家是旁支，可是在外人看來，他們出自同一個祖宗，又是一起經營藥材買賣，根本就算是同一家，所以人家想藉機跟他建立關係，蘇明澤不覺得奇怪，不過他很快就發現自個兒錯了，從一開始人家就在算計他。

「蘇公子應該很熟悉這本草藥圖書吧。」雲靳的笑容很溫和，絕對看不出來他本性清冷高傲，是個極難侍候的人。

蘇明澤下意識的抓了抓頭，目光有意無意的略過雲靳前面的書冊，「見過，小寧丫也有……舍妹習醫，見任大夫有此一套草藥圖書，實在歡喜，便親手謄抄一套，平日沒事就拿出來翻閱。」

「蘇公子想必知道此書出自何人之手。」

蘇明澤連忙搖頭，「我只是見過，不曾細問，這重要嗎？」

「不重要嗎？若是錯了，出了事，毀的可是大夫自個兒的名聲。」

「見過的大夫都說好，不會有錯。」

「就我所知，這上頭有幾味藥材只有北境和南境可見，相信絕大部分的大夫都不曾見過草藥原貌，他們敢說不會有錯？」

蘇明澤的額頭在冒汗了，他怎麼忘了如此至關緊要的事？「這……我不清楚，我也只是聽舍妹隨口說起，舍妹絕不胡說。」

「蘇姑娘知道此書出自何人之手？」

「我沒多問，我又用不著，誰著作此書與我毫不相干。」

雲靳看得出來他有所隱瞞，但如他所言，他並非醫者，此書確實與他不相干。

抿了抿嘴，蘇明澤忍不住問：「雲公子為何如此關心此書出自何人之手？」

「最近京城醫館的大夫都在談論此書，宮裡的太醫也注意到了，認為著作此書之人極其用心，不過，他們仍有一些疑問想親自請教著書之人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

「蘇公子可以打聽到此書出自何人之手嗎？」

「我可以代雲公子問舍妹，不過，小寧丫從不在意這種小事，只怕也不清楚。」蘇明澤突然有一種畫蛇添足的感覺，既然將小寧丫拖下水了，這事丟給小寧丫就好了，幹麼多此一舉補上一句。

雲靳發自內心的笑了，「那就有勞蘇公子了。」

蘇明澤趕緊告辭去找掌櫃要燒雞，然後回家。

雲靳終於有一種撥雲見日的感覺，將桌上的書冊交給趙英收著，交代道：「任大夫那邊的人可以撤回來了，我們想知道的答案就在蘇姑娘那兒。」

「是，要不要派人盯著蘇姑娘？」

「不必，這丫頭可機靈了，高手跟蹤她，都可以教她察覺。」

「直接問蘇姑娘要答案，蘇姑娘只怕不會說，否則蘇公子沒必要遮遮掩掩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既然已經知道從何處下手，不怕撬不出答案。」雲靳站起身，「來了燕陽有一段日子了，我還沒好好將這兒看個仔細，今日就四處走走瞧瞧吧。」

「那些燒雞如何處置？」

「說好了宴請乞丐，當然不能食言，你讓掌櫃代為處置吧。」雲靳悠閒的走出廂房，心情愉悅的享受燕陽一日遊。